



BIJIAOWENXUE

比较文学译文选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比较文学》专辑

比较文学译文选

上海师大 学报编辑部
中文系比较文学课题 研究组

1985年12月

前 言

朱 雯

在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的方法，这应该说是源远流长，古已有之的。在欧洲，罗马贺拉斯在《诗艺》、意大利但丁在《论俗语》中，或者将希腊文学与罗马文学进行比较，或者将自己的诗同别国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在我国，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或者对各种文体，或者对各种风格，也进行过比较的研究。但是，“比较文学”这一术语的提出和使用，却肇始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至于作为大学里的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即使在法国，也只是十九世纪末期的事。不过，在这一百多年间，比较文学却发展得十分迅速。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法国学派主宰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整个领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了所谓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相颉顽，其间又在六十年代，重新崛起了苏联学派，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形成鼎足三分的局面。可以预见，这门学科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灿烂的，喜人的。

在我们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的出现以及作为一门大学课程的设置，大约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傅东华翻译的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和戴望舒翻译的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在我们这一辈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心里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当时有些大学里，也曾开设过比较文学的

课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教授和学者，陆续出现，而且人数日渐增多，他们发表的有些论文和专著，即使就今天来说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建国以来，主要由于受到苏联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文学研究一度陷于停滞和中断的状态，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后，才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久便出现了一股新的研究的热潮。有不少学者还提出设想，要在继承我国古老的优良传统，总结我国过去的研究成果，吸取国外已有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具特色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看这是完全可能、也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中国学派，我认为首先要以我为主，要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要积极开展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不是跟着某些西方学者搞欧洲中心论，排斥包括我国在内的东方文学，把研究工作局限于对欧美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光辉灿烂的国家，我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世界文学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也曾起过明显的作用，因而通过中外文学的比较，国际间的比较文学研究才能开拓出更宽广的前途，进入更深邃的境界。这一点，有些外国学者也已经意识到了。哈佛大学海托华（James Hightowr）教授在他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要将不同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虽然明知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影响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研究结果要是积累得多了，就会帮助我们发现什么是文学中恒常不变的因素（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替文学找到一个更完整、更满意的定义，而在这方面，“中国文学也许能够作出宝贵的贡献”。要做好这项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工作，对我们来说，一方面必须深入钻研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学，另一方面也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外国的文学。正象海托华教授所建议的那样：“以往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多半是对异国文学缺乏深切认识的中国学者。现在我们需要受过特别训练的学者，至少通晓一种为众所知的他国文学的治学方法与技巧，由他们把这些治学方法与技巧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上。只有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中国文学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西方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承认中国文学应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

为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工作，我们学校近年来也作了不少努力。从一九八三年起，中文系的选修课程中就列有“比较文学概论”这门课；由陈秋峰、杨国华同志翻译的《戏剧概论》（比较戏剧学）、《比较文学原理》和《文艺学概论》等专著已先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同行们的好评。特别是大塚幸男的《比较文学原理》一书，系法国学派在日本衍生后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我国翻译出版，很有意义。我曾将此书寄赠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郑树森博士，他感谢我为他提供了一份有用的资料。现在，我们又编选了这本《比较文学译文选》，其目的也无非是想介绍一些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和动向，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的发展情况，分析研究他们的各种理论，借鉴他们的宝贵经验，为发展我国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实现建立中国学派的设想，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这一辑《比较文学译文选》，大致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六篇译作，主要论述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涉及比较文学的性质、定义、价值、原则、方法及发展过程等方面；第二部分的三篇译作，主要讨论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问题；第三部分的两篇译作，主要是对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题论述；第四部分的两篇译作是资料性的，主要提供该门学科在国际上的教学与研究的信息。

我对比较文学所知甚少，本书编选者要我为这一辑《译文》写几句话，我本来不敢应承，但作为第一个读者，而且对比较文学又有从头学起的愿望，似乎也没有理由违拂编选者的雅意，因而不揣谫陋，拉杂地谈了以上这些感想，不当之处，还希望同行方家和广大读者们匡正。

1985年底于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朱 雯 (1)

* * *

《何谓比较文学·序》.....
.....〔法〕布律内尔 皮舒瓦 卢梭著 黄慧珍译 (1)

比较文学的定义及性质.....
.....〔日〕池谷敏忠著 杨国华译 (13)

对世界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则.....
.....〔苏〕聂乌波科耶娃著 谢天振译 (24)

比较文学存在的价值·法则·教学现状及其他.....
.....〔英〕安瑟内·肖尔贝著 王 捷译 (43)

比较文学导入方法的回顾.....
.....〔日〕小林路易著 陈秋峰译 (55)

日本文学与比较文学.....
.....〔美〕厄尔·米纳著 焦小晓译 (82)

* * *

诗歌结构和格式的翻译技巧——忠于形式.....
.....〔英〕沃尔斯著 罗达尊译 (104)

翻译的局限性.....〔英〕斯蒂芬·欧文著 包承吉译 (121)
诗人的语气和译者的语气.....

.....〔美〕尤金·伊扬著 罗达尊译 (146)

* * *

庞德——比较研究者.....

.....〔美〕约翰·L·布朗著 李学娴译 (169)	
维谢洛夫斯基与比较文艺学.....	
.....〔苏〕日尔蒙斯基著 韦 冈译 (192)	
* * *	
比较文学教学：国际比较文学协会课程专题讨论会.....	
.....〔法〕伊夫·谢捷雷尔著 焦小晓译 (263)	
日本比较文学学会三十年年表 (1948—1977).....	
.....〔日〕富田仁著 陈秋峰译 (274)	
* * *	
编译后记..... (322)	

CONTENTS

Preface.....	Zhu Wen (1)
Wha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Preface.....	
P. Brunel, C. Pichois & A. M. Rousseau (1)	
The Definition and Esse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kedani Satotada (13)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World Literature.....	Neupokoewa (24)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Value, Law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Teaching	
.....	Anthny Tholby (43)
In Retrospective of the Guiding Way of Comparat- ive Literature	Kobayashi Louie (55)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rl Miner (82)
The Craft of Translating Poetic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Jan W. Walls (104)
Limitation of Translation.....	Stefan Irving (121)
The Tone of the Poet and the Tone of the Transla- tor	Eugene Eoyang (146)

Ezra Pound, Comparatist	John L. Brown (169)
Veselovsk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rt	Rirmonsky (192)
The Teaching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essons of an ICIA Workshop	Yves Chevrel (263)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for the Japanese Comparat- 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1948~1977).....	Tomita Jin (274)
Postscript	(322)

《何谓比较文学·序》

[法] 布律内尔 皮舒瓦 卢梭著 黄慧珍译

“引进新词的最好的方法之一”，让·保尔写道，“是将这个词列入题目这一页上。”我们从本书封面所写的“比较文学”一词可见此说的准确性。但该词并非为新词：它创始于十九世纪。其研究方法也并非新颖：自1885年波斯奈特《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发表，至1978年马里于斯·弗朗索瓦·基亚的《比较文学》修改本第六版问世，以此题目为标题的册子越来越多。我们这本书也不例外。本书按同一编注者出版的梵·第根所著的《比较文学》(1931)及皮舒瓦·卢梭的《比较文学》(1967)的观点，并从后者汲取大量素材，旨在试图回答“何谓比较文学”这个问题。

以上著述正如本书一样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自1931年，尤其是1978年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进展，其前景相当昏暗。这是否象一位反对者于1971年所提及的，因为它“在文学的分科中，该学科的特点是极其混乱的”？^①是否因为它希望将世界各国各种语言的各种文学，甚至将基础的或亚文学的各种表达形式全部包罗进去？是否因为十五年来，它趋向于朝着所谓的“总体文学”发展？“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说法是1968年以后继“比较文学”或“现代比较文学”等陈旧的说法之后产生的。1974年，新索邦大学（巴黎三大）

本文选译自法国阿尔芒出版社出版的《何谓比较文学》一书（1983年版）。

艾金伯勒教授愿为“真正的总体的文学”作出贡献。就好像人们认为无论在何地都应遵照美国时间，又仿佛这是结束大西洋两岸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之间争端的方法一样。“总体文学”随着比较文学突然闯来，时而支持比较文学，时而又企图取代、排挤比较文学。

但愿人们能充分理解我们。这种说法并非保守者为维护一本在当时曾被视为新书的旧书、或者维护不到一个世纪的传统说法。经验证明，近几年内，凭借着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已经获得了优势，确切地说已经在法国赢得了读者，当它希望对话时，已经不再是聋哑人的对话了。但是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从过去“比较文学”这一朴实的名称里提取它的内涵。诚然，让·保尔·萨特在《第二类情况》(1947)中提出的“何谓比较文学？”就是明显的一例。同时，美国及S·S·普罗韦尔《比较文学研究》(哈贝和罗出版社，1973)一书是另一个例子，该书有条不紊且简要概括地回答了最初的问题：“何谓比较文学？”(Wha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尚且还谦虚地附有副标题“入门”(An Introduction)。同样，雨果·迪塞兰克的《比较研究入门》(Komparatistik; Einföhrung 波恩，布维埃·费尔拉克，1977)又是一例。这标志着论文的时代仿佛一去不复返了。

比较文学是什么意思呢？有教养的业余爱好者要回答如此基本的问题而去查阅常用的目录，恐怕会感到十分失望。《插图小拉罗斯》根本不值得一提。六卷本的经典之作《二十世纪拉罗斯》(“比较”条目)尽管罗列了有关比较方面的若干知识定义，然而对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却只字未提。几乎在其它所有的词典或百科全书里，不论法国的或外国的，

对比较文学都是避而不谈。十卷本《大拉罗斯百科全书》(1962)对比较文学除了在“比较”这一条目中提供扼要的尚可作为参考的定义之外,还在“文学”条目的末尾用大半篇幅相当热情地把“比较主义”当作一般文学的各种研究结果,甚至当作重要成果来介绍。《通用百科全书》(第十卷,1971)对各方面的概况提供了虽属基本但很丰富的简介,而艾金伯勒也坦白地承认自己在面临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称时,觉得相当难以对付。由此可以推断,“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不确定性所表现出来的情有可愿的审慎和顾虑,往往使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感到苦恼”,因而他只能选定暂用的约定俗成的词组。

经过八十年来正规的实践之后(如果对漫长的准备阶段略而不计),人们对于一个简单的、最终的定义还未取得一致的见解,而他们原以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就已掌握了这一定义。但是激烈的争论又将所有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随后又出现了一片沉默。然而,难道不该对这种不确定性发问吗?不该去探究其原因,并试图结束这种不确定性吗?

早在1951年,使我们大吃一惊的,首先是对比较的否定。在索邦大学教授、当代比较文学学科无可争辩的大师让·马里·卡雷为M·F·基亚首版的《我知道什么?》一书作序时写道:“比较文学并不是文学的比较。”接着他补充说:“问题不在于把高乃依和拉辛之间、伏尔泰和卢梭之间等等过去辩论的相同点,简单地转换到外国文学中的相同的论点上去。我们不太喜欢停留在寻求丁尼生和缪塞,狄更斯和都德的相同点上。”比较文学不作比较,岂非怪事!这样的信条无疑是过份约束人了。即使象艾金伯勒在1963年的一本著名

的小册子（1977年重版）中提到的“比较不是理由”——即使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的理由，它至少也提供了必须慎重使用的材料。在许多谬误的对比之中，有时会发现一个相似点导致产生某种影响，或者它会照亮想象的领域。比较可能对比较文学起启迪作用。因此，米歇尔·凡·埃尔皮特在对十一个不同的朱迪特作比较时确认，每当季洛杜在他的朱迪特中背离了《圣经》的传统时，都仅仅是由于受到弗里德里什·埃贝尔一个人的影响的结果^②。因而，用严格的方法进行比较时，比较可能甚至是研究比较文学本身的基础：朱利安·埃尔维埃在他的《德里厄·拉·罗歇尔和荣格——两个反对历史的人》（1978）文章中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同样，《福克纳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同点和影响》（1968）的作者让·韦斯热尔贝也是如此。

比较文学（或所谓的比较文学）的最近发展还有一点使我们感到惊奇：有人只热衷于连环画，有人对邮票调查颇感兴趣，还有人甚至对密纹唱片的封套搞出一种符号学。但比较文学却想认真地进行比较，可是它不再希望是文学的比较，或确切地说它对比较文学产生怀疑并想脱离社会来进行比较。也许，说真的，特别是它对于自身缺乏信心，因此，在让“专家们”去攀登《神圣的喜剧》、《堂·吉珂德》或《寻找失去的时光》的顶峰时，它考虑到应该将第二流的名著作为它的精神粮食。毫无疑问，这个很少问津的广阔领域值得比较文学研究者探索。但是，当雷内·居兹把一篇不朽的论文献给连载小说时，1982年当他在当锡第二大学建立通俗小说研究中心时，没有忘记他心爱的巴尔扎克，并且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将这位作家重新置入同时代的文学创作从而更好地

突出这位作家的一种方式。

比较文学仍是文学研究，而且并不禁止比较。这是两个显而易见、尽人皆知的道理。然而仍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因为听凭反论的引诱可能会使人忘记这些道理。

可我们希望从另一点出发，即在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行动之前，探索比较文学可以担负的使命及使比较文学变得必不可少的原因。

“文学的各个领域是封闭的”，克洛德-埃德蒙德·马涅^③指出，“正如悲观主义哲学里的意识一样，很少沟通，而且它们对人产生怀疑。如果文学的‘用户’不以评论家自居，不用各作品的独特性去创作这些作品，本身禁锢的作品还有禁锢它们的‘用户’的倾向。”评论家将会帮助“用户”独特地进行再创造，因此文学评论可以成为“文学解脱禁锢的广阔的事业”。但是人们有权认为“解脱禁锢”的另一项任务乃是文学评论。在这一意义上说，比较文学是作出了一份贡献的。

1980年2月16日，罗艺·巴特斯于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两节课上解释道，今天的作家再也不会象在两次大战期间那样受纪德、瓦莱里或克洛岱尔的左右，以及后来又受马尔罗则的左右那样受命于任何领袖了。“领导”（Leadership）年代的结束之时，正是文学陷入危机之际。

艾金伯勒指出，即使巴特斯为了表达意思选用法语化的英语，可他仿佛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领导”问题在民族文化和某种特定的语言学方面的封闭空间里不再成其为问题。文学爱好者将转向乔治·刘易斯·博尔热斯一类作家。初学写作的短篇小说作者在创作幻想作品时经常受到他的激

励。正如阿兰·博斯凯所说的，诗人把他看作“今日的贡戈拉或瓦莱里”。符号学家把他的作品看成是“系统地歪曲惯用文学结构的游戏”^④。有一位名叫雷奥那多·西阿西阿的符号学家竭力将他引入意大利，毫不犹豫地承认他是“当代的神学家，无神论的神学家，即我们生活在矛盾之中的最高标志”。尽管博尔热是一位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在北美洲，人们时而认为欧洲国家已经创立了他的“神话”。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他所享有的盛名，恰恰证明人们已经有权把他的威望视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业绩。

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也许没有一个作家比博尔热更面向外国文学了。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位英语教师（第一篇小说《沙之书》还描写了他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夏尔河畔的事，当时他是哈佛大学的正式教授，执教夏尔·爱略特·诺尔通的诗歌），他觉得自己和乔伊斯一样被禁闭在迷宫里，并且为G·K·切斯特顿的写作技巧所吸引。他与人合写了关于古日耳曼文学的评论。他曾译过王尔德（《快乐王子》1950年）和卡夫卡（《变形记》1943年）的作品。甚至在他生前，米歇尔·贝尔韦耶就把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完全合理地献给博尔热的世界主义研究。然而世界主义这一术语却为这位自信的阿根廷人所拒绝。

巴特斯在邀请未来的作家，特别是写得不太多或写得过多的作家听取朱利奥·科塔扎尔的以翻译为起点的建议时，他会遇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业绩。当代杰出的诗人们均是伟大的翻译家。例如，伊夫·博纳富瓦，他也许是第一个将莎士比亚的作品令人满意地译成法文的人。又如菲利普·雅各泰，让·斯塔罗班斯基评价他的译文是“创造性的媒介”。

他补充道，“何谓翻译？翻译无非是将一别国语言文字变成受人欢迎的本国语言文字。为了理解外国的声音，译者首先要竖起耳朵，然后用我们的语言才能赋予这声音以躯体，使原来的音调存在于躯体之中。所以真正完善的翻译是清晰易懂的。它发明一种新的可以传递原来意义的语言，例如米齐尔，恩加雷蒂，诺瓦里，奥尔德伦，里尔克等，就是靠着菲利普·雅各泰才使我们理解他们的作品的”。1972年12月，在新索邦大学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单元内由艾金伯勒组织的《诗歌翻译讨论会》会刊（1978年发表）上，令人满意地向比较文学研究者提出了问题的重要性和范围的广泛性（遍及匈牙利，阿拉伯，马尔加什，希伯来，土耳其，波斯，孟加拉，中国，日本）及展示研究者在真诚的鼓动着鼓舞下能够达到的结果。

比较文学首先是从文学的全凭经验的实践及文学修养之中诞生的。这个词今天可能显得过时了，但却仍是撰写论文的课题。幸亏比较文学至今还存在着。当罗伦·巴尔特在课上提出参考书目，指出里尔克的《致一位年轻诗人的信札》和卡夫卡的《日记》以及莫里斯·布朗肖为澄清作品的模糊的、歪曲的思想写的评论时，他还在无意识地进行着比较。事实上，这些评论承认，即使人们用某一特定的语言来进行创作，但由创作者用外语获得的经验却有可能是同样的。亨利·米莱承认他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the Cancer)一书受到塞利纳在《夜半旅行》里使用口语的启发。甚至当他十分广泛地开始编辑《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时，阿尔弗雷德·多布兰发现乔伊斯并在其《尤利西斯》中所得到的“顺风扬帆”般的启发。